

蒋子龙 著

作家珍藏版

作家出版社

0103939



2010393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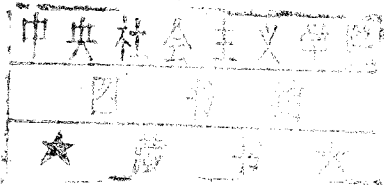
中国珍藏版

人 气

蒋子龙 著

*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气/蒋子龙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9. 10

(作家珍藏版)

ISBN 7-5063-1764-8

I. 人… II. 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4835 号

人 气

作者: 蒋子龙

责任编辑: 张水舟

责任校对: 李超英 马云燕

装帧设计: 宁成春

插图: 王师颜

版式设计: 英 子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411 千

印张: 16.5

插页: 12

印数: 40 561-50 560

版次: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第 5 次印刷

ISBN 7-5063-1764-8/I·1752

定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蒋子龙，1941年出生于河北沧县。1960年中技校毕业，同年又考入海军制图学校，毕业后当制图员。1965年复员，当过厂长秘书、生产班长、车间主任。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作家协会主席。

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1976年以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引起强烈社会反响。1979年以《乔厂长上任记》再次轰动社会，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次年又以《一个厂长秘书的日记》获奖；1982年的《拜年》，再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同时以1980年的《开拓者》、1981年的《赤橙黄绿青蓝紫》、1984年的《燕赵悲歌》，连获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陆续出版了长篇小说《蛇神》、《子午流注》，以及小说集、散文集等30余种，1996年出版了8卷本的《蒋子龙文集》。



蒋子龙

我想起小的时候，有一次碰巧看见一条蛇，吞吃了我家那只可爱的小花母鸡刚生出的一个蛋。对蛇本来就没有好印象，这次愈加愤怒，便决定打蛇，见一条打一条。找了一根铁条，把头砸扁磨尖，下地割草也带着它。见蛇就打，颇有一种行侠仗义豪气。打到第三天，感到不对头了。我碰到的蛇特别多，好象长到八岁见到的蛇加在一起也没有这三天见到的多。而且蛇一见到我就爬不动了，等着我把它打死。仿佛天下的蛇都按我东送死。我害怕了。光顾打蛇连割草的功夫都没有了。于是扔掉了铁条，不再跟蛇过不去。

奇怪的是我不打蛇，蛇就变少了。偶而见到一两条，也会喵喵一声逃进草丛。

你心里想些什么，眼睛里就会看到什么，对这种事物的感觉就变得格外敏锐。

作家写随笔多，是因为读随笔的人多。“随笔热”首先来自人的精神需求，来自社会。现代人应付运转莫测的生活，需要智慧，

第一章

※※※※※※※※

房亮大败而归。

当今城市里无非是两种战争：男女之战和金钱之战。金钱之战的胜利者才会在男女之战中所向披靡，正因为他最近在金钱之战上屡屡失手，才导致在男女之战中也惨遭败绩。商品社会惟金钱最有力量，只有那些最会赚钱的男人才是性能力最强的男人，不然为什么各种漂亮女人都喜欢大款……

这令他颜面扫尽，眼中闪着阴寒的光波，一路上满脑子里还是刚才跟那个女人大战的情景……他是心烦无法排解才把她招来的。女人心烦逛商店，男人心烦买女人，不管是哪种购买都是一种逃避，会令人兴奋。那女人不能说不美，身条儿楚楚盈盈，堪称人间尤物，可他使尽各种招数，折腾出满身臭汗，始终不能成交，虽心有不甘最后也只好主动放弃。那女人由对他的千般崇拜万般娇媚立刻化为刻毒的不屑，全不遮掩满脸的讥讽。幸好他腰包还挺得住，甩出一大笔让他自己也肉疼的钱，那女人才又肃然起敬，称谢不已。老板——这也是他魅力的一部分。会赚钱的男人一切都应该是强大的，即使性能力出了问题也可以用钱买回男人的尊严。但他没有买到快乐。紧跟着又安慰自己，性就是性，

0073/21

不过是花钱也可以买到的东西，今天没有买到明天还可以再买，总会买得到合适的令自己满意的，用不着赋予它太多的意义和联想，那会自寻烦恼，让自己灰心丧气甚至会心理失衡。他回公司路过传达室的时候，拿上了当月的迟到人员登记簿——每天上班铃响过之后，凡来晚的人都要登记下姓名和迟到的时间，然后方可进楼。快发工资了，他要参照每个人的出勤情况确定奖金数额，如果发电厂的工程再拿不到手，还要考虑裁掉一批人……他心里很明白自己这是在找茬儿。回到自己宽大的办公室，信手翻开迟到登记簿，见迟到者的姓名一栏里填写的没有一个是本公司的职工，想必是看传达室的老头只管让迟到者登记，却并不检查他们往登记簿上写了些什么，在那里面登记的迟到者竟然是克林顿、姜文、刘晓庆、巩俐、泰森、乔丹……还有不少人填上了他房亮房老总的名字。他把登记簿往写字台上一摔：“这帮王八蛋！”骂完后随即又笑了，揽不到工程，大家没有事干，迟到不迟到又有什么意义？他的公司名为民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是以经营房地产业为主，前些年他曾大出过几年风头，也算是梨城数得号的私营企业家。近几年他的身体像气吹的一样成了大胖子，刚才的失败也跟这副体型有关，隔山掏火多有不便，影响正常发挥。可惜他的事业远不像外表这样让人一看就是发了大财的派头，其实他的公司却正在走下坡路。对一个男人来说，事业失败比阳痿更惨！

他刚坐下没多久，就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公司开发部经理林洪仁，30多岁，有着一张消瘦、苍白和神经质的脸，萎靡不振地在他对面坐下来。一看林洪仁这副鸟样子房亮心里已凉了多半截啦，但还是有点急不可耐地问了一句：“怎么样？”林洪仁应了一声：“没戏。”房亮不耐烦：“我知道没戏，最后到底是谁中了标呢？”“还能有谁？当然是杜觉的土木集团啦！”“他妈的！”房亮猛起身，一拳砸在自己的大肚子上，“哎哟”一声弯腰又坐回

到椅子上。“肥肉都叫他们吃了，我们揽不到工程，喝西北风呀？这里肯定有鬼……”这还用说吗？谁都知道有鬼，有鬼又能怎么样？房亮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给自己打气，“告他！他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能让他们好受！”林洪仁不以为然：“怎么告啊，杜家有权有势，我们又没有抓到人家的把柄……”这越发激怒了大胖子：“告不了杜觉就告简业修，姓简的小辫子不是抓在我们手里吗？他们穿的是连裆裤，姓简的一被抓进去，准得把姓杜的抖搂出来！”

林洪仁发噤。房亮站起来，在屋里转磨磨，他可真是个肥硕的大胖子，整个体形如同一粒巨大的枣核儿，两头小，中间大，两条细腿岌岌可危地支撑着滚圆而又庞大的身躯，肚子比胸部粗，胸部比脖子粗，脖子比脑袋粗，脸上的肥肉硬得像石头，脸以下的肥肉又软得像凉粉，层层叠叠，松松垮垮。他走到窗前，窗外一座巨型建筑物如同一座黑乎乎的大山向他压下来，挡住了他的视野，使他这间原本亮堂堂的大房子变得幽暗阴森了。在夕阳的余晖中对面的大楼流光溢彩，玻璃的反光刺得他眼睛迷离，心旌摇动，肥胖的身躯感受到一种强力地挤压……他知道造成他阳痿的原因就是对面这幢大楼，是简业修的大楼！当初这幢大楼就应该由他承建，可简业修把工程给了他上司的儿子。为此房亮一直耿耿于怀，从那时候起，他的民信公司就开始走背字。过去在整个河口广场，数他的民信大厦最堂皇，最抢眼，好风水让他占尽，好事他想挡都挡不住。自从简业修的大楼建起来，在方圆这一带数它最高最大最巍峨，地气都叫它吸走了，阳光被它采走了，人们一走到这儿最先注意到它，人心被它夺走了，民信大厦被压在它的阴影里，怎么能不倒霉？有简业修的大楼在，他的民信公司就永无出头之日！房亮越看越气，越想越恨，林洪仁知道他在想什么，就劝他：“房总，把我们这幢大厦卖掉吧，另找一个好地方再重建一栋小点的楼，或买一个现成的地方办公，可以

省出一大笔钱，正好可以解决眼前资金紧张的问题。俗话说民不跟官斗，我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什么？”以房亮的性格当然不会认头躲走，他也绝不会承认自己已经穷到了卖楼的地步，一对大眼珠子瞪成了牛眼，恨恨地说，“就是把简业修赶走，我也不能走。他妈的，我房大胖子跟他没有完，先告他！”林洪仁一惊，愣了一阵试着给老板另出主意：“房总，要不请个风水先生给看看吧？最近有个新加坡的风水大师闹腾得挺火，他也许有破解的办法。”房亮随口一问：“他要多少钱？”“出场费五万。”“他妈的，还不知灵不灵，就要这么多钱！”林洪仁赶紧解释：“五万只是出场费，以后再置办什么还得另花钱，这种人当然要价很高啦，谁叫你信啊？你既然信他就要舍得花钱，钱花到了才会灵。”房亮看看自己的部下，心里说这家伙鬼精鬼灵，可就是揽不来工程，连看风水的行情都这么清楚，是不是也有回扣？但他还是下了决心：“五万就五万吧，不过要快，一定要赶在简业修的大楼剪彩以前想出对付他的办法。”

几天后的正午，阳光暴烈，新加坡的风水大师景道中指挥几个人把一尊大腿粗的铸铁大炮，架在了民信大厦楼顶的墙围子上，黑洞洞的炮口直指对面简业修的建委大楼。在烈日下，对面的大楼如同包裹着一团金光，耀人眼目。房亮吃力地爬上楼顶，累得大汗淋漓，腰带吊在滚圆的大肚子下面，需不停地往上提腰带——这是他的一个习惯性动作。当他抬眼看到大炮的时候也不免吃了一惊：“怎么是一架大炮？”林洪仁急忙解释：“这叫‘大将军’，里面有一道符，炮口里面藏着一个像弹头一样的凸镜，它比炮弹还厉害！”景道中把话接过来：“从你们架好‘大将军’的这一刻起，对面的大楼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那幢大楼的主人就等着倒霉吧，快了十天半月，迟了一年半载，一准应验，从此再也不会影响你们的财运了。”房亮将信将疑：“这家伙真有那么灵？”风水先生看看他，满脸傲慢，不说话就转身离去。林洪仁

埋怨自己的老板：“这种事信则灵，不信不灵，我们钱已经花了，‘大将军’也装上了，您这又是何苦呢？”房亮有一种上当的感觉，一肚子邪火往外窜：“放屁，灵就是灵，不灵就是不灵，他这玩艺儿要是真管用，我信不信它都得应该灵！”他又指示林洪仁，“不能光指望这尊大炮，你明天到检察院举报简业修，还要找几个记者吹吹咱的大炮，管用不管用的先气气对方再说！”

决定都市面貌的似乎不是城区规划、高楼大厦和抵押贷款，而是汽车和道路。当黄昏降临华灯初上，几百万下了班的人心急火燎地要回家里或赶奔其它能吃饭和娱乐的地方，凡被叫做路的地方都成了停车场，塞满花花绿绿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铁壳虫，它们比人更焦躁，打亮灯光，怪声鸣叫，颤抖着，蠕动着，越挤越紧，道路变成光和铁的死河。路的左边一半是金黄的光带，因为迎面来的车都打亮前灯，迸射着刺眼的光芒。右边一半则塞塞着血红的灯流，因为要向前去的车都亮着通红的尾灯，像刚从火山口奔涌出来的岩浆。通衢大道变成一道道墙，交而不通是为祸，车到车前没有路。无论是被堵在路上的人还是被塞到车里的人，其情绪也的确跟火山的熔岩差不多，他们咒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车，路为什么这么窄，交通为什么这样乱，城市的管理为什么这样差……对社会时尚极为敏感的心理医生测出来，人在这种时候身上会产生一种毒素，如果将这些毒素集中起来足可以毒死一只老鼠。呜呼，整个城市就弥漫在这浓浓的毒素里。

千不该万不该，梨城市长卢定安此刻也被塞在他的奥迪车里。他的车上有警笛，遇有紧急情况警笛一响，诸车让道……现在不要说响警笛，就是扔炸弹也不管用啦！他懊恼不迭，前面就是红庙区大水泥的铁道口，像瓶颈般卡住了车流，他为这个道口说过两次话了，可就是没有人动！他要赶到河口广场参加一项国

际授奖活动并为一幢梨城新的标志性建筑剪彩，事后还要在新的
大楼里接见国际建筑师学会的代表，幸好时间还有富余。可他心
里老像还被什么更着急的事催着，却又想不起是什么事……想不
起的事就不是急事，说不急又恍恍惚惚心神不定，像五脏六腑都
放错了位置一样难受。也许是叫天气闹的，他家里养的大花猫这
几天就一夜夜地嚎叫，那样一只温驯的和百灵百乖的小动物，发
起情来竟是这般张扬自己的疯狂，叫得人都受不了！春天是世间
万物发情催生的季节，惟独人在春天里却格外懒散，幸好梨城的
春天非常短暂，今年的气候似乎又不同往常，按节令应该春暖花
开了，却一场寒潮接着是一场寒潮，就是不让城里人脱下毛衣毛
裤，娇气一点的还离不了防寒服。昨天夜里突然一场东南风，气
温又急剧升高了十几度，大自然为梨城省去了原本就是短脖子的
春天，由冬天一下子直接进入了夏天。但是许多单位的暖气还没
有停，用煤球炉子或蜂窝煤炉子取暖的人家还照样生着炉子，大
家不信任这种突来的暖和，心里仍旧防备着寒冷。惟女人们则急
不可耐地换上了鲜艳的薄透露服装，年轻人甚至穿起了短袖衬
衫——大街上的风景热闹了，有穿棉的，有穿皮的，有穿毛的，
还有大量穿着单衣短裙的。卢定安是属于那类穿衣服比较保守的
男人，中规中矩的西服里面套着羊毛衫、棉毛裤，被汗潮得贴在
了身上。他脸色黑黄，一副心力交瘁的样子，坐在车里无须再注
意形象保持市长的精神头，不是睡觉就是不停地拨电话，和在
家里一样是他最真实自然的时候。车被塞住他反而睡不着了，也
像其他人一样身上积存着塞车的毒素，只有不停地拨电话才能释
放这些毒素，转移难挨的气闷和无奈。他首先拨通了副市长金克
任的电话：“克任，我得到消息，国家有可能让大陆的股票到香
港上市，你牵头找人策划一下，把我们的强项组织起来，比如城
建、市政、化工、机械……香港这么好的资本市场不能放弃！”
“老姜吗，我是卢定安，你那儿的进展情况如何……”姜明是滨

海新区规划局的局长，不知他在电话线的那一端说了一句什么话冲了卢定安的肺管子，被撸头盖脸地教训了一顿：“什么叫全面看问题？人怎么可能全面呢？只有神才能全面。讲究全面就是什么事都不想干，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片面而深刻，管好你自己那一片的事就不错！你能不能不说这些空话废话套话和大家都知道是正确的话，一个时期干好一个重点工程，办好一件实事，就很了不起啦！”卢定安像有病一样，突然就发作了，发作完又后悔，觉得不值得。他再拨电话，却怎么也拨不通了，生气地放下了手机，又闭上眼睛。

他的狭长脸瘦精精的，额锐角方，双颊总是发青，还显得略有一点浮肿。他闭了一会儿眼仍旧无法睡着，倒闷出了满头大汗。他睁开眼看看前面两个年轻人，司机刘晓亚，花格短袖T恤衫。秘书罗文，白衬衣的袖子挽着……不禁忿忿：“你们两个换季就不提醒我一声。”这叫歪词儿，市长穿什么衣服还得需要下边人提醒吗？司机抱怨：“谁叫您不听气象预报，今个白天可是26度。”秘书也反问：“您不是最怕热吗，为什么还穿这么多？”“我不是怕热，而是怕夏天……”卢定安抱起肩膀，恶狠狠地下令：“开空调，冻冻你们这两个小子。”刘晓亚不听指挥：“对不起，市长，今年热得太突然，还没得空去灌佛里昂呐，您就凑合着热一会儿吧。我给您放带子，一听戏您心里立马就凉快儿了。”他随便拿盘磁带捅进收录机，车厢里立刻响起河北梆子的乐声……卢定安喜欢听戏，无法忍受通俗歌曲，所以刘晓亚的车里就只有河北梆子、京剧和豫剧的磁带。

卢定安按下车窗，一股热风扑进来，顺手一按又关上了车窗。他坐车是从来不开窗的。前面堵死的车阵有些松动，卢定安的车也随着车流缓缓地向前磨蹭，车一动心情立刻也跟着好多了——人就是这么容易绝望又这么容易唤起新的希望。当汽车穿过高楼林立的市中心时，卢定安看到在一处非常显眼的地方挂着

一条大标语：“热烈欢迎全国城市卫生检查团莅临指导”。他指示秘书：“小罗，想着通知各部门，把这些玩艺儿都拿下来，这些东西本身就不卫生。”罗文记在小本子上，市长发令随意性太大了，手中有权力真好，可随心所欲地就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悟发号指令——如果下面的人知道了他们传达、学习和贯彻的文件是怎么产生的，会作何感想呢？罗文的手机响，他哼啊哈地应了几声就把手机递给了市长：“是简业修。”他告诉卢定安，河口广场出事了，请市长剪彩和接见外宾的活动取消，由于国际建筑师学会的代表明天就走，授奖仪式改在梨城大学进行……简业修还说了一些为耽误了市长的时间赔罪道歉的话。卢定安一听到“出事”两个字就头皮发乍，呵斥简业修先不要说废话，河口广场到底出了什么事？简业修简要地介绍了广场上的情况，民信大厦楼顶上架起一门大炮，炮口瞄准了简业修新建成的大楼，成了轰动梨城的一个事件，看蹊跷凑热闹的群众挤满了广场……卢定安恼火：“你剪彩、发奖还怕人看吗？不是人越多越好嘛！”简业修解释无法维持秩序，怕有人起哄捣乱，让外国人难堪，给市长丢脸……他说的也有道理，卢定安放下手机问罗文：“你们知道民信公司搞了个大炮事件吗？”秘书点头，又把房大胖子架炮的过程叙述了一遍，卢定安两眼气凛凛地盯着车外，眼皮急速地跳动着：“真是胡闹，企业搞不好倒有心思弄这种玩艺儿！越是这样剪彩越要照常进行，好让房亮看看他的大炮不灵嘛……”堂堂一个市长兴致勃勃地来剪彩来接见外宾，竟被一门什么大炮给轰跑了，这成何体统？同时也让他心里感到不安，梨城出了这么大的新闻，他这个当市长的居然不知道。司机问他要不要掉头，他说要到河口广场转一圈儿，看看那里到底是什么阵势。汽车还离着河口广场老远就又被塞住了，他们在车里看到行人一群群地涌向广场，有成双成对的青年男女，有带着小孩儿的整家子的人，连骑自行车下班的人流也停下车观望广场上的景致。房亮的大炮在

下面看不到，却仍然有许多人站在民信大厦下面扬着脸往上看，更多的人是看那栋河口区建委新落成的大楼。城里人还没有看见过大楼吗？但这个大楼不同于别的楼，在落日的余霞和过早放亮的霓虹灯光里，样子怪异，别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壮硕和辉煌。

卢定安弯下身子，向外张望：在大清河、子牙河和北运河三水交汇的椭圆形河口广场的东端，矗立起了一座造型新奇且气象非凡的大楼，在房亮架起大炮之前就已经吸引了许多人来看新鲜，“大炮事件”又等于给它作广告，使这栋大楼更出名了。表面上看城市人的生活是这般花花绿绿，五彩斑斓，其实是很枯燥乏味的，不然怎么会对一栋大楼就这么感兴趣？他没想到把楼盖好了也能引起老百姓这么大的震动，卢定安有了感触，应该给城市不断增添新的风景，一座好看的建筑，一项大的工程，都是一种风景，能振奋人心，凝聚人们的热情。罗文回头问他：“市长，您看它像个什么？”卢定安一时还真说不出这栋楼像什么？没有人能说得上来它的造型像什么……初看它像一个精美的翘沿儿水果盘托着个大鸭梨——这座城市不就叫“梨城”吗？故而最容易引起人们关于梨的联想。再看它又像一颗长着莲蓬胡子的大脑袋，露出了滑稽、嘲弄和充满智慧的神情，像在诉说什么或逗弄什么。或者说它像一颗天外飞来的大炸弹，溅起冲天的烟尘和泥土正要爆炸却最终未能爆炸。还可以说它是一个含苞待放的巨大蓓蕾，细润鲜嫩，凝固着一种高洁、温婉的神韵……总之越端相的时间长就越说不出它像什么，越是看它什么都不像就越感到它有味儿。这座大楼之所以引人，还因为它是本市惟一一座在世界上获得了设计大奖的建筑。它的样子虽然怪异，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自由地不受任何拘束地处理建筑空间。但结构均衡稳固，外形轮廓完整有力，简洁明亮。它的建造没有毁坏广场的绿地和全市仅存的几百棵古树，相反倒充分利用了这些树木、草地、阳光和河水，形态统一，与周围环境有一种和谐的通融感，又起伏有

致，富有动感。大楼仿佛是从广场绿地上自然竖立起来的，把广场自然而然地拉入楼内，又提供了与广场相配的全新的建筑结构，稳健地与四周景色浑然一体，相辅相成，相映成趣。但和广场四周的建筑一比，它就显得太突出，太傲慢，难免让周围的建筑自惭形秽，纷纷低头退让。建造者偏偏又给这样一座现代得令人看不懂的建筑起了个正统得有些古怪的名字：“公共服务大楼”。

学冶炼的硕士罗文禁不住赞叹：“真漂亮，简业修这个人干什么都能干出点绝的来！”刘晓亚表示异议：“这得说是人家夏尊秋设计得好。”罗文冲他一笑：“我知道你崇拜夏教授。”刘晓亚反唇相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你不崇拜漂亮女人说明你不正常，要不就是虚伪，心里暗暗崇拜嘴上不说。”罗文可不想当着市长的面在这种敏感的问题上跟心直口快的司机斗嘴，赶紧把话岔开：“过去这一带最高的建筑就是民信大厦，让新的公共服务大楼一比，你现在再看民信，是不是有点寒酸了？低矮瘦弱，一副小家子气，难怪房大胖子会心怀嫉恨，火冒三丈！”作为秘书，罗文最大的优点是知道许多卢定安不知道的事情。作为秘书，罗文最大的缺点是知道许多不该知道的事情，而且有一般的聪明人容易犯的毛病：爱说。

卢定安眼睛看着窗外的广场和大楼，默默地听着前面两个年轻人的对话，他倒真没有想到围绕着简业修这栋大楼还有这么多故事……也许这是有人故意散布的，有了故事就更吸引人，来看楼的人也会更多，一种好的风景不能没有传说。一个城市的特点取决于它的建筑，一栋好的建筑提升了城市的品位，从它一诞生就成了城市不可缺少的象征。公共服务大楼居然引发了一场“大炮事件”，足见这幢建筑已经在改变着梨城，改变着人们对梨城的印象，或者说给了梨城一些什么……卢定安一时却想不明白公共服务大楼给梨城带来了什么？刘晓亚突然冒冒失失问了一句：

“市长，听说简业修小时候是您的跟屁虫？”卢定安脸露满意之色，不知是对公共服务大楼，还是对简业修：“是的，我们过去是邻居，他父亲是我的师傅。”他直起身子，同样愣愣怔怔地问两个年轻人：“明天不会下雨吧？”他问得没头没脑，司机回答得也没头没脑：“难说。”卢定安的脸色莫名其妙地阴沉下来，似有一种不祥之感。他神经质地惧怕夏天，怕热，怕下雨，嘴里嘟囔着：“今天热得邪乎……”秘书和司机都没有应声，他们都知道市长的情绪就像夜里的彩灯一样五颜六色，说变就变，正说说笑笑间忽然就走神儿了，显得心事重重，也许是故作深思熟虑，或者刚才还是晴空朗日，没有任何过度就突然雷霆震怒——这就是当头头的无名火！他只有在群众面前，在镜头面前才是安全的。罗文不止一次地抱怨，自从他给市长当了秘书，才真正相信了伴君如伴虎的古训，他认为这是“小马拉大车”的结果，卢定安才具不够，而担子又过重，造成压力太大，压得他喜怒无常。这恰恰又正是卢定安的可爱之处，如今的头头脑脑有几个是才具配得上责任的？大家还不都是自我感觉良好，谁还真的把工作压力当回事。刘晓亚驾车终于慢慢地绕开了河口广场，进入疾驶的车流，他问市长是回市政府还是回家？卢定安说：“当然是回办公室了，晚上还要招待甘肃的省长，大概八九点钟能结束，然后去串个门。”他沉了一会儿又问秘书：“明天还挤得出时间来吗？”小罗回答：“不行啦，这一个星期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啦！”“那就明天下班后，六点钟，通知各区负责城建的副区长到我办公室来，研究一下防汛的事。”秘书答应着记在本子上，心里却说，这才什么时候就防汛哪！但卢定安一旦决定了一件事，脸色立刻就放晴，说话也和气多了：“你是不是想说我神经过敏？你是没在小平房里住过，那真是我的一块大心病，早了是蒸笼，下雨就泡汤。”